

巴士(革命)英雄傳

力帆

狼來了——巴士來了。

如果來一個全香港最高受氣率事件選舉大會，擠巴士定必入三甲之內。

放工祇不過爲了回家，爲了回家我們竟擠在一架犯了虐畜條例的巴士裏，因此再不要罵我們年青人不顧家了。

我終於擠上了巴士，這祇證明我比其他失敗者更像一頭野獸。

巴士像大閘蟹般的駛離車站，失去了自由的是人，巴士仍是很威風的屢衝紅燈。相形之下，人竟不如車，我的谷氣情緒開始爆發，如果連這點精力也失去，我就會變成資本家的生財奴隸。宗教家說，從愛我們可以了解人類內在的本質，我卻感到，從憎恨人更了解社會的一切。我開始認識自己可歌可泣的價值，就是在清楚看見了公司裏波士們沒有人道的咀臉，從而不顧一切與他們開鬥爭。從憎恨到鬥爭，我肯定了自己良知可存在，這時我的良知是可以錢計算的，因爲明年又明年的升職加薪是沒有希望了，直至永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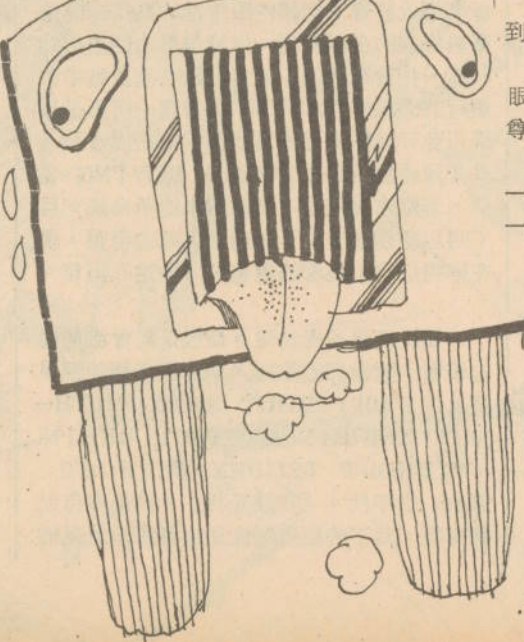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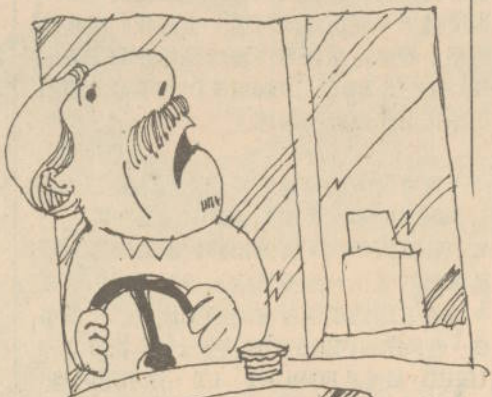
巴士的左搖右擺，司機肆意的煞車和衝紅燈，使我的革命情緒愈發高漲。看見車頭三個入錢箱，我的心房大力的跳躍了一下——他媽的，快歸還原屬於香港勞苦大眾的輔幣來，打仗時，你們發國難財，要窮人輪米，現在則要窮人輪毫子。毫子荒大災難使香港老細級們的關係比前更加密切。一個報販的老婦來我的銀行換十元毫子，陳情懇切，沒有毫子她就不能做生意，沒有生意她的生活也跟着會發生問題。我的老細叫我們說沒有，還叫她去罵政府。老婦走後，一個政府任高職的客仔找我的波士，說想換一百元毫子，結果我的波士給了他二百，還說毫子貴重，特地派了一個侍應生送到他的府上。事後那個侍應生告訴我，這個人民公僕還是生意佬，開了間很大的酒樓；而那間酒樓是我的老細常到老鑿的地方，這是我一向知道的。

擠在巴士裏就很容易想起窮人，想起自己，如果不是那個在我前面的學生哥阻擋着我的革命「路線」，我早已把那個入錢箱拆得稀爛，以渲洩我的革命情緒。估不到阻礙我的革命竟是那群白領階級，工人，和學生仔們，說不定還有着高級學府的知識份子。在我身旁的另一邊正有兩個年青人談論著中國文化問題，他們的髮型，衣着像極大學生。現在我才發現革命本身就是一個矛盾，自己人阻自己人罷了。

最令我不舒服的是那個學生哥旅行囊般大的書包，堂堂正正的頂着我面前，誰都知道人最易感到不舒服的就是心口那部份。香港教育的可憎，就是連學生哥的書包也衰過人。我的中學教育就是一場的胡塗——教育



造反有理



者胡塗，自己胡塗。一時，新仇舊恨，湧上心頭。無錯，想巴士革命成功就要革掉那個書包開始。

我正幻想着行動，巴士突然緊急的停下，我被拋向車的後面，我的第一個革命行動遭到挫折，後面的人攔着才不致令我成爲滾地的革命傻瓜，在挫敗的時候得到了支持，總算是一點極大的安慰，那管他們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，要知道，革命有時是在無意間完成的。

車門幾經辛苦才被打開，一個母親緊拖着五歲的兒子正想衝出重圍，在她獲得自由的一刹那，巴士已經開動，她的兒子被留在車上。母親發了狂的用力搥擊車門，但車愈開愈快；她仍不自量力的追着，呼天搶地。誰入不洒下同情之淚就要去看眼科醫生。

他媽的！司機大佬，你祇不過賺人千幾元，就甘心做資本肥貓的走狗，快醒覺吧！狗是惡過貓的。

巴士的司機大爺像聽到我的唾罵，又來一次煞車，這一次我的金絲眼鏡差些被幹掉，我甚麼也可以不要，但這個革命徽章卻不可不要，我拼命的抓着它，置四面乘客呻吟聲，媽媽聲於不顧。

我的金絲眼鏡使我忘記了那個失去母親的小孩，幸好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姐自動將小孩帶下車，去找他的母親。看看她拖着那小孩，不畏一切麻甩佬的阻着而移向閘口，我不禁感嘆了一句，智慧何需美貌，智慧根本就是美貌。如果那位小姐肯參加香港小姐競選，我一定投她獻身的一票。

想着小孩與母親重聚的歡狂，我是沉緬於那位小姐的「美貌」。

這時我的革命意志已死，英雄入了美人關再不是甚麼英雄了。一個嬌，兩個妙，政府不是猛向那群香港高等知識份子這樣說。成家立室總比攪革命舒服得多，所以如果那位小姐真的被選爲香港小姐，我決定梳一個大小便不分裝，我抓着頭髮瘋狂的幻想着。

我開始脫離群眾，群眾也開始離棄我，車內愈來愈一片的寂靜。

巴士到了總站，我才從那革命之夢返回到現實——大群密麻麻候車的人士。

下了車，除下那副已不成眼鏡形的金絲眼鏡，扯正歪回了一邊的領呔？我發覺人的尊敬是那麼容易被侵犯。

走了幾步，我終於忍不住的望回頭，看一看那群等車的鴨仔，再過幾分鐘，又有另一群香港人將會失去他們的尊嚴。